



灯下漫笔

如今无论身居何方,身处何时,一旦听到这“唧唧”复“唧唧”的琴声,就会想起诗行词阁里的蟋蟀声,就会勾起内心深处绵绵不尽的亲情乡情。

“唧唧”复“唧唧”

□王美东

周作人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中写道,“蟋蟀是蚰蚰的官名,它单独时名为叫,在雌雄相对,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……”

“叫声”和“琴声”,其实是雄性蟋蟀通过翅膀摩擦产生的。

别小看小小的蟋蟀,它们可是非常古老的昆虫,已经在地球上生存和弹唱了上亿年,可谓子子孙孙生生不息、技艺传承不息。

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记载,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,记录了夏历(后称农历)七月到十月蟋蟀们的迁移行踪。

立秋前后,蝉鸣声渐渐式微,蟋蟀们开始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

不知是哪只蟋蟀最先怯生生地搓弄翅膀,唱响秋天蟋蟀大联袂的序曲。这一声,唤醒天下雄性蟋蟀基因深处的音乐家天赋。于是乎,海滨内陆,天南地北,蟋蟀们开始齐奏起来。起初生疏拘谨,渐渐酣畅淋漓,“唧唧唧、唧唧唧……”唧唧声像细细绵绵的风卷过大地、卷过秋天。

家在平原。蟋蟀就潜伏在庄稼地里、草丛中,抑或藏身门前的碎砖间、花盆旁,甚至登堂入室,躲匿在堂屋的旮旯处、厨房的水缸下、卧室的床底柜底。

小时候,常纳闷什么虫子在家中不辞辛劳地日夜鸣叫。辨明发声方向,蹑手蹑脚地走过去。蟋蟀们仿佛已经猜透我的心思。还未走近,五六米开外,它们就陡然噤声不语。大步向前,急速掀开遮挡物,一个小小的身影似乎敏捷跳开,倏忽不见。有时左边叫声刚停,右侧又发新声,后方也开始絮絮叨叨,耳朵被迷乱了,根本找不准它们的藏身地点。

年少时,深秋的夜晚是一片海。躺在木床上,就像躺在一叶扁舟上,随波逐流,心思淡泊。白天的噪声,压住了音乐家们的琴声。夜晚的宁静,让它们成为声响的主角,成为夜晚的主人。这一只在厨房弹唱,另一只在过道试声,还有一只在窗台下鸣叫……你方唱罢我登台,低吟浅唱,夜夜欢歌,重复着它们简单又古老的田园歌谣。

夜宿邻省小山村。山影簇簇,树影幢幢,陌生感和压迫感不断袭来,不能入寐。辗转间,山风似潮汐退去,蟋蟀们的叫声明晰起来。远近和鸣,连绵不绝,“唧唧”复“唧唧”……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,恰似他乡闻乡音。唧声如阵,心却静了下来。

今秋凉风姗姗来迟,夜晚终于可以关闭空调、推开了窗:“唧唧唧、唧唧唧”,突然久违的琴声穿过黑幕、穿过窗纱,传入耳朵里。

这自然的声响,遥远又亲近,琐碎又悦耳。年少时的场景历历在目,恍若就发生在昨天。如今人到中年,世事羁绊,很少留意这孜孜不倦的琴声和执着的“抚琴人”了。

如今无论身居何方,身处何时,一旦听到这“唧唧”复“唧唧”的琴声,就会想起诗行词阁里的蟋蟀声,就会勾起内心深处绵绵不尽的亲情乡情。

人生百味

手巾把子

□赵春城

翻读梁实秋的一篇文章,其中有一个细节,说从前的戏园里有“手巾把子”供应,热腾腾、香喷喷的手巾把子从戏园的一角掷到另一角,也算是绝活之一,享受手巾把子的朋友们“恶狠狠”地使用它,从耳根脖后绕弯抹角地擦到两腋生风……

我对这段文字的兴趣,是“手巾把子”的事儿唤醒我的记忆,让我感慨中有点忍俊不禁。

关于共用手巾把子的事儿,也算是一直延续到现在,说是习俗也不为过。比如老浴室里有老顾客,跑堂的那份热乎乎的手巾把子远远地扔过来,也没有看到哪个顾客弃之不用。有的老顾客还主动要越热越好的手巾把子,有时还不止要一个,享受的就是那种热气腾腾浑身熨帖的舒服感,哪怕那上面有一毛巾的消毒水味。

过去,打手巾把子在饭桌上还是有不少市场的,即便是一些饭店,也有饭后打手巾把子的服务。也是,大老爷们出门吃个饭谁还带个湿手巾什么的?想想看,吃得面红耳赤,满嘴流油,一头大汗,不弄个手巾把子擦一下,确实有碍观瞻。

记得小时候,农村人家砌房子,到中午吃饭时,木匠瓦匠“轧”柴巴的做小工的,甚至抽空帮上一把的都到饭点来蹭饭,屋内屋外满满地坐上两三桌。都是手艺人,干了半天活,肚子饿了,饭桌上自然也不谦让,风卷残云一般,菜肴所剩无几。这些工匠们酒足饭饱之后,大多是要打手巾把子的。主家往往同时端上两大脸盆水,夏天凉水,冬天热水,三四条毛巾泡在脸盆里,用力搓揉几下,微微挤干后递给刚丢下饭碗的人。仿佛有了这个打手巾把子的程序,这顿饭才吃得心满意足。遇有不大懂规矩的人家没有安排打手巾把子,就会有年长的工匠大大咧咧地喊道,小罗子,小楼子,打个手巾把子过来。那语气也是毫不客气。在农村,盖房子那是头等大事,谁叫他们有一身好手艺呢。

饭后享用手巾把子这环节,做工的不大讲究先来后到,全凭主家的心意,反正最后都有手巾把子递过来的机会。再不济自己亲自动手,走到脸盆处彻底洗上一回。

最紧张的算是红白喜事,礼数多,容易出岔子,饭后打手巾把子这个流程马虎不得,更不谈还要递烟敬茶什么的。一边收拾桌子一边打手巾把子一边散烟端茶,这往往成为农村人家办事最经典也是最热闹的场面。只是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人都识不全,又哪里知道什么亲疏远近?与此相比,我更是担心,生怕礼数不到位被亲戚长辈说道。

现在多好,能不搞家宴就不搞家宴,有客邀到饭店吃。饭馆里每位客人面前都有可供独立使用的一次性湿纸巾,每个餐桌上也有印着店家名号的餐巾纸,虽有的薄片儿似的且干燥无比,却也做到应有尽有、各取所需。有不少饭店主家很用心,进门后还没有入座开吃,就有服务员给你送来漂洗得干干净净、叠得整齐圆润的白方巾,让你擦擦脸擦擦手,这份仪式感很重的心意,让你体验什么叫顾客至上、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现在都提倡自助式消费,从“不与人共巾”到分而治之,不与人共器具,大抵已经成为习惯。相信没有打“手巾把子”这个环节,人民生活的好习惯也会不断进步。

流年碎影

回味小学生活

□梁津

我进兰石小学读书的第一天,母亲依照乡间习俗特地准备了生葱炒猪肠的午餐。葱者,聪也;肠者,畅也。以瑞兆示吉,祈望日后读书聪明畅通,其用心可谓良苦矣!

孰知人生蹭蹬,学途崎岖,我在故乡上了两年学就辍学了。

时惟辛卯,多事之秋,时序变幻,家道中落。所幸亲情无价。贵人苏村姑母云:“常言道,血浓于水,人生注重者血统亲情也。舅盛时犹能济我,吾岂以衰故而忘之乎!”

诚哉斯言,情比金坚!发自肺腑,源于真心,情亲意切,感人至深。姑母恩泽良厚!为延一线嗣续,以承祧绪,遂毅然命驾,偕与同归,从姑鞠养,蓬草可栖;姑母胜似娘亲!视我若己出,聚处如家人,宠爱甚焉,呵护有加。其实,姑母家有昆季,儿孙成群,家境贫寒,度日艰辛。常常是粮无隔宿,瓮无升斗,瓯粥瓢饮,食不果腹,三餐难继,时有饥饿恐慌。让我寄食乃至复学,已属绵薄,实属难能可贵。我在姑母家安身立命,随缘自守,藜藿弗怨,不敢妄求!

郊郭山坳,苏小在焉。厅堂厢房宏敞明亮,中厅屏风拦腰隔断,墙头脊屋角鸟革翬飞,雕梁画栋,古色古香,晨曦晚霞,流光溢彩。上下两方天井,朵朵芳兰点缀其间,桃红橘绿果实满枝。踱步院前,凉风拂面,香气袭人,时闻鸟声。校园环境幽雅宜人,集教办学条件毫不逊色于兰石小学。

青青校树,莘莘学子,晨昏欢笑,笔砚相亲。堪使我这个形单影只的外乡人深深感怀:“相逢何必曾相识”!

也不知道是缘于校风的淳朴、老师的循循善教、人文环境的宽松而令我十分感奋,抑或是由于对未来充满期待与自信而促使我浑身是劲。“学而优则仕”,经民主选举,我先后出任学生会干事及少先队大队委等职。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,真是春风得意,满目锦绣,亲朋侧目,羨煞乡里!

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。我沐浴在阳光霞彩雨露甘霖中,日受厚益。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”茁壮成长,不经意升至六年级。兹规定毕业班统一回校住宿,晚自修集中学习,便于老师辅导,诣前请教。孺子真可教也!我们走读生每天晚饭后便按时回校自习就寝,过起了长期集训生活,昼夜研读,无间寒暑。

级任陈精进老师,是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。趁着时令,情景结合,在天寒地冻的冬季教授《寒号鸟》一课的同时,只见他当堂赋诗一首:“春天不是读书天,夏日炎炎正好眠。等得秋来冬又到,不如收拾过明年。”

明年复明年,明年何其多!这首正好与得过去且过的寒号鸟的哀鸣遥相呼应,可谓其怠惰性的绝妙写照!予人启迪、激励与反思。古人云:“业精于勤荒于嬉”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。陈老师授业解惑,指点迷津,口吐莲花,寓教于乐,使受者知益而铭心,永生动力于勤习,善哉!

流年似水,俯仰之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时间是医治创伤的良药,而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永不消逝,它早已在我的脑海里定格。让人生与历史重逢。记忆闪回中的画面,虽是陈年碎影,但其折射之光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。苏村小学四年寒窗岁月,堪称一生中自命不凡的时光!

永志不忘感恩养育了我的第二个故乡——苏村,暨苏村小学,它是那样亲切、自然、淳朴,而又充满温情!

